

## 热点

### 爱党洗脑遭到抵制

近期，中共在外交场合的一句“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成了大陆粉红中当下最为走红的流行语。经过文革的中国人人都知道，“老子不吃这一套”是大陆地痞、流氓、造反派的常用口头语。“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只是那句流氓用语的外教版。中共利用党文化对民众进行斗争哲学洗脑，由来已久。

中共的党话会有变化，但骨子里都是一样。比如用仇恨煽动爱国，他们会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可以说不”、“厉害了，我的国”、“没有祖国你什么也不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等等。当然，这些党话里的“中国”指的都是“中共”，并非中国人民所能拥有的中国。

中共希望党文化洗脑能永远操纵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事实上，很多网友已经明白了真相，不再买中共的账。近期，因新疆棉事件，中共煽动民众抵制品牌洋货，表演“爱国秀”。3月25日、26日，耐克上架了两款新鞋，瞬间被抢光，耐克新售的女鞋在预售阶段获得了34万余人的预约抢购。

共产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表明，共产幽灵所到之处，不是战乱、饥荒、屠杀和恐怖，就是谎言、虚假与道德沦丧。共产运动造成了全球一亿人的非正常死亡。共产主义对人类信仰的迫害、对普世价值的颠覆，更是史无前例。当今，全球已有3.7亿人退出了中共党团组织。共产主义是绝路已经是所有明眼人的共识。◇



◀香港著名明星叶德嫻（右）接受大纪元新唐人记者黄瑞秋直播访问。（视频截图）

### 大陆亲友遭中共恐吓 香港媒体人：不会退缩

【明慧网】香港颇受欢迎的《有冇搞错》以及《石山视点》节目主持人、法轮功学员黄瑞秋近日披露，中共公安恐吓她在大陆的亲友，以此警告她不要主持媒体节目，否则会触犯国安法为由拘捕她。但黄瑞秋表示，不会退缩。

#### 不惧危险传真相 亲友受威胁

黄瑞秋披露，3月16日，她收到香港亲人的留言，说在大陆老家的朋友被当地公安叫去问话，询问关于她的事情。公安威胁亲人的朋友，要她转告黄瑞秋，不要再出去做节目，否则因触犯了国安法被拘捕，她的父母就没有女儿了。

黄瑞秋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由于中共自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她已多年没回大陆。她香港亲人的朋友并不认识她，也没提供黄瑞秋的联络方式，公安就威逼该友人想办法找到黄瑞秋的父母，用其父母来胁迫她。

中共公安的这种威胁讯息，黄瑞秋已不是第一次收到。2017年的时候，公安曾两次向她在大陆的亲友打探她的情况，声称看到她在香港参加法轮功游行集会，并威胁亲友转告她不要参加游行。

#### 勇敢揭露“活摘”罪行，不退缩

黄瑞秋分析认为，此次的威胁骚扰，可能与上周她刚做了一个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节目有关，这可能是导致中共再次找上门的原因。她表示，“这期节目是我做传媒工作以来，揭露中共最深入的一次”。

节目中，黄瑞秋播放了两段录音：“活摘器官”现场武警的证词录音；2006年时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去德国汉堡访问时，《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员曾打入他居住的酒店，薄熙来自曝“江主席（江泽民）”下达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命令的录音。

黄瑞秋表示，中共最怕的是揭露它种族灭绝、群体灭绝、“活摘器官”等罪行。她认为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中共的邪恶，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如果不揭露它，自己退缩了，那才是危险的。

她表示，如果每一个人在亲友受到威胁的时候都噤若寒蝉，那谁还会为公理正义发声？她说，“我是成年人，不会受亲友压力的影响。因为我选择做传媒这条路，就要为捍卫香港新闻自由不畏强权，勇敢坚持报导真相不退缩。”◇

# 河南“血祸”幸存者详述重生经历

【明慧网】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省长李长春大力扶持“血浆经济”，导致爱滋病大流行，同时爆发丙型肝炎，波及中原多地，被称之为“血祸”。现居加拿大多伦多60岁的贾平女士就是当年因输血染上丙型肝炎的受害者之一。如今30年过去了，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幸存者，她对记者讲述了自己重生的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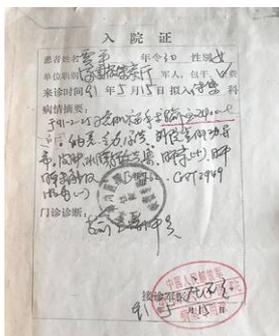
贾平说：“我是1991年2月做的子宫摘除手术，共输入2400CC血浆，手术成功，恢复也很快。正当我准备回单位上班时，突然出现恶心、呕吐。同年5月就住进解放军空军医院传染科。查来查去，除了转氨酶高，啥也查不出来。最后送到上海化验，说是丙型肝炎。”

2021年3月，贾平在接受明慧记者采访时说，“30年前，当地最好的医院都没有这种病毒的检测能力，医生都不知道怎么治。”的确，2020年，美英三名科学家因发现丙肝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而丙肝疫苗至今尚未出现。

## 人为的灾祸

贾平说：“跟我住在一起的许多病人都有相同症状。那几年因输血染肝病的人很多，但医院又查不出具体是什么病，就有了个专有代名词叫‘输血性肝炎’。我的主治医生说：‘这个病治不好，只能把转氨酶控制住。最后结果大多是肝硬化，很难活过10年。’”

她回忆道，当时治疗最好的药就是打干扰素；找最好的中医师看病，每次取中药就是12副药。每天吃药，大碗大碗的药水灌下去，真的就像被药水泡着一样。”



◀当年在郑州解放军空军医院的《住院证明》等

“为了治病，我四处求医，西医不行看中医。吃了无数的药，反复治疗，反复发作，时轻时重，一直得不到彻底根除。”疾病加上各种药物的副作用，让贾平面黄肌瘦、虚弱无力，有时情绪还极度烦躁，身心被煎熬着，她看不到生活还有什么希望。

感染病流行后，地方政府对血液买卖采取遮掩或避责的态度。中共当局对地方政府的举措保持沉默，相关事件也成了政府的禁忌话题。贾平说：“那场人为的灾祸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当局利用权力打压揭露真相的正义人士，很多被逼流落他乡，无辜的受害民众苦求真相无果。”

## 遇法轮大法，生命重生

生活在中国大陆，贾平自幼接触的都是无神论、唯物论，非常排斥现代科学以外的东西。然而眼看着西医在她的病痛面前束手无策，出于求生本能，她开始接触气功和宗教。

“1995年，我妈妈接触到了法轮功。她炼了几个月后，感觉很好就劝我炼。”贾平说，“当时中国大陆有很多人炼法轮功，大家相互传诵着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这大大增加了我炼功的信心。”

但是，万事开头难。回想起刚开始炼功的场景，贾平说，“自己站半个小时都无法坚持，盘腿根本就盘不上”，“好在周围有不少学员，大家比学比修。我们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阅读《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慢慢我明白了法轮佛法修炼的内涵。”

于是贾平下定决心修炼，打坐



▲贾平身着天国乐团服装在排练。

不管多痛都坚持。不久呼吸道分泌物越来越少，最后完全消失，她的呼吸道顽症痊愈了。体会到可以自由通畅呼吸的滋味，她激动地说：“我的生命如同重生一样。”

“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上所有其它的疑难杂症也一并消失，染上致命的丙型肝炎也因修炼奇迹般地康复。”

## 脱胎换骨

修炼给她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心性上的提高。她明白了怎样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让自己心胸更宽广；还学会了善待别人，遇事多替别人着想。

贾平的头脑比以前清醒，思维也更敏捷了。“有了健康的身体，平和的心态，聪慧的头脑，我在工作中积极进取。为了提高自己业务能力，又读取了在职硕士学位。”她说。

一晃25年过去了。贾平享受着修炼带来的健康身体和愉悦的心境。2008年，贾平移民加拿大，加入多伦多法轮功天国乐团，经常应邀去各地参加活动。“不论严寒酷暑，我的体力不比别人差，说走抬腿就走，坐汽车多远也不晕车，也不怕冷。”

她感慨道：“这在过去是绝对不可能的，真是脱胎换骨，做梦都不敢想的变化。”◇

# 甘肃兰州郑恕走出冤狱 丈夫李福斌仍陷囹圄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甘肃报道）兰州市法轮功学员郑恕与丈夫李福斌于二零一六年九月三日被城关区国保警察绑架。二零一八年年初，李福斌被非法判刑六年，郑恕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一九年九月三日，郑恕结束冤狱，终于回到家中。郑恕的丈夫李福斌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兰州监狱受迫害。

## 一、夫妻俩被非法判刑

二零一六年九月三日中午十二点不到，法轮功学员方剑平从郑恕家离开。下午两点左右，有人使劲敲郑恕的家门，后来用了什么东西砸门，敲门二十分钟。李福斌开门，当时有五、六个便衣闯进。其中一个便衣掏出枪，顶到郑恕的额头上。然后把郑恕提到凳子上铐上，把李福斌也铐上了。

下午四点多，这些人把郑恕带到团结新村派出所，方剑平已经在那里，被戴着手铐。郑恕到派出所，就被铐进了老虎凳。

第二天下午，郑恕被带到公安医院检查身体。晚上，郑恕被劫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因郑恕血压高，看守所不收。苏俊东、白银路派出所的两男一女（姓郑的男片警也在其中）送郑恕到看守所。

检查身体的时候大夫就说郑恕血压高，送不进去。看守所说如果市二院能开证明，说这个人可以收，就收。到市二院检查身体，检查完，大夫说：“这个证明我不能开，出了事谁承担责任？”

可是，他们将郑恕送到了新桥监狱。郑恕被扒光了衣服后拍照。第二天血压还是一百八十。新桥监狱病房，一个房间十几个人（有看守所、戒毒所的在押人员），郑恕在新桥监狱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后来，于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李福斌被非法判刑六年，被勒索罚金两千。郑恕被非法判刑三年，被勒索罚金两千。郑恕等人依

法上诉后，兰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

## 二、郑恕在兰州第一看守所的遭遇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郑恕被劫持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女队十四队，队长李鹏。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郑恕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在吃药。看守所一个号室里面二十几个人。看守所让在押人员吃的是水煮白菜，早上馒头，中午馒头，晚上面条。人吃不饱，没开水。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兰州城关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李福斌、郑恕、王继霖、周巍、杨学贵、方剑平。庭审那天早上，郑恕的血压 190。下午非法庭审的时候，因郑恕血压高，中途休庭几分钟。庭审中，郑恕被戴着手铐，李福斌、方剑平手铐、脚镣全戴着，在开庭的时候也没有打开脚镣、手铐，一直开到六点。郑恕和方剑平的律师做的是有罪辩护。

非法庭审结束回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十四队的小警察，给郑恕测血压是 190。

之后，郑恕的左半边身体一下子不能动了，这样持续了四个月，送医院，医院不收。看守所也不管、不问。

## 三、在甘肃女子监狱的遭遇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两点，被非法判刑后的郑恕被送入甘肃女子监狱迫害。看守所是以病犯将郑恕送到女监的，刚进监狱的时候，郑恕血压平稳了。郑恕刚进甘肃女子监狱的前三天，先被要求脱衣服，换监狱的囚服。对郑恕检查完，犯人就把手铐带到二楼。

郑恕到女子监狱的时候，当时还有法轮功学员焦丽丽、涂玉春、王瑞林被非法关在那里。主管队长叫甘淑萍，狱警先是曹一微，后是甘淑萍。

在监狱，郑恕一天被要求写一

篇思想汇报，写好后让主管队长看，还让郑恕背监规。郑恕因背不会，经常被包夹犯人辱骂，骂一顿，踢两脚是家常便饭。

直到二零一九年二月，甘肃女监才让郑恕见她儿子。监狱规定郑恕的儿子一个月只能给郑恕打三百元钱。

有一天集体下楼活动，狱警魏莹问郑恕监规背会了没？郑恕说没有。魏莹让郑恕蹲下来背监规，背不会不让起，蹲了两小时后站起来检查身体。郑恕站起来不会走路，下楼脚不稳，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曹一微说郑恕装。郑恕脚脖子肿起来，一瘸一拐到卫生所量血压 180。

在甘肃女子监狱，郑恕每次吃饭的时候只给打一点点，吃不饱。吃饭的时候还轮流让背监规，郑恕背不出来，包夹就骂郑恕。

二零一九年过年期间，过年的三天假没给郑恕放，让郑恕回答问题。郑恕晚上抄思想汇报到十二点，连包夹都说郑恕瘦得不成样子，让郑恕回家检查身体。

白银路派出所的陈警察接郑恕的时候说：“脱相了？怎么脱成这个样子？”社区马姓工作人员，社区 610 人员，派出所三个人开的车到监狱去接郑恕，拉到白银路社区（在武都路）。郑恕儿子开的车早上八点多到监狱也没让接郑恕。当天因社区没电，跟郑恕要照片，给郑恕拍照。第二天又让郑恕去派出所找姓陈的警察，办了手续（片警去了北京不在），登记了一下。

二零一九年九月之前，甘肃女子监狱还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他们是：马福兰、马福梅、张建华、焦丽丽、涂玉春、王瑞林、刘婉秋、沈金玉、岳普玲、孔杰（北京，三年）、段晓艳、毛凤英（新桥监狱）、王立歎、豆秋新、方剑平、李矿凤等人。◇

# 她们鲜为人知的命运 诉说了什么？

文/益帆

【明慧网】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穆桂英挂帅、木兰替父从军等义薄云天的感人故事，演绎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千古佳话。而中共用党性颠覆人性，将有家世、有才华的女性变成政治工具，让她们在谎言中出卖自己的道义与良知。



左图：  
关露

右图：  
傅冬菊

## 被党蹂躏一生的女作家关露

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关露，民国时期几乎家喻户晓。如果不是被中共欺骗，她或能成一位名垂青史的女作家。关露的父亲是满清举人，她从小就读书识字，在上海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共。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关露奉中共与潘汉年之命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做间谍，中共派关露策反日伪的李士群和丁默村，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拉拢李、丁。而自始至终，关露都不知道李、丁和中共已经有联系。日本投降后，自1946年开始，关露不断地被中共关押、审查，被骂汉奸，前后长达36年。关露一再要求中共公开她的地下党员身份，被中共拒绝。

潘汉年曾对关露说：“今后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露选择服从组织的安排：“我不辩护。”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经对关露表达过爱慕之意，但当关露结束潜伏生涯时，中共担心王炳南将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关系泄露给关露，命令王

与关露分手。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人性只不过是一捧可随意碾压的尘土而已。

从1955年，关露被关进监狱三年，被反复要求交代自己的汉奸生涯。1967年，60岁的关露被关进秦城监狱8年。1982年，关露在平反后自杀。死前的关露孤苦伶仃，已经瘫痪在床了，躺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手连笔都拿不了。

## 傅冬菊被悔悟父亲痛骂：“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遂命令傅作义女儿傅冬菊窃取父亲保险柜里所有机密文件。傅冬菊用了几块巧克力哄骗5岁小弟弟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傅冬菊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传给了中共。

傅作义原本对中共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由于傅冬菊的出卖，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傅冬菊又趁机劝阻父亲投共，并进一步出卖情报给中共。导致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

1949年2月，当傅作义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出卖了自己，当

即痛骂她“不忠、不义、两姓家奴”。

1949年后，傅冬菊在人民日报社任记者。文革期间，中共将她打成“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残酷批斗。在她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她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1974年4月，傅作义病逝。

晚年的傅冬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她看不起病，住不起院。中共没有让她享受高干病房待遇，傅冬菊只能住每天400元的“特需病房”。“特需病房”的两个护工每月上万元，傅冬菊根本付不起。前些年公房房改，私人可象征性交钱购买，她都拿不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她催逼房款，而傅作义曾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中共却装聋作哑。

晚年的傅冬菊曾说，她慢慢地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2007年，傅冬菊离世。

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曾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及时从中共的欺骗中醒来。◇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然而中共在迫害伊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

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

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False Fire》）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